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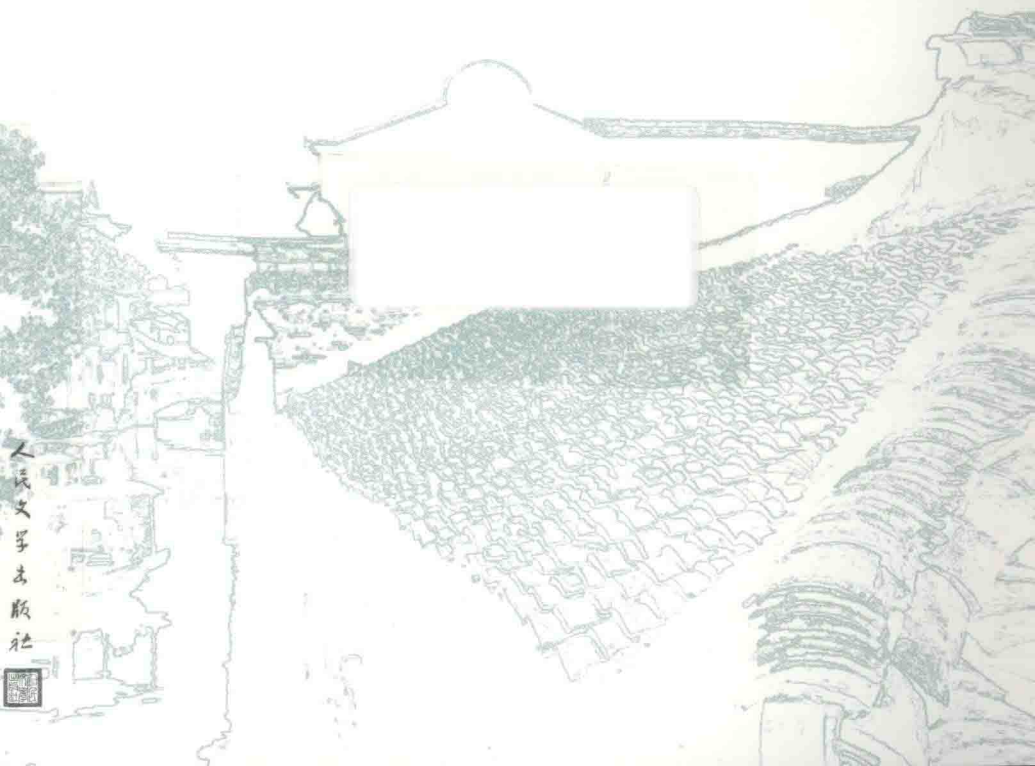
吴越后裔

吴越后裔



张国擎 著

太阳照在江南古柳镇上，暖暖的，使水乡的寒气变得充满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顺着清冽冽的河水一直流向太湖，流向苏州，上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国擎 著

吴越 后裔

吴越后裔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后裔/张国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294-5

I. ①吴…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7507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94-5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一个民族的辉煌
总是离不开它的风流史

—
目
录
—

上卷：旧时风情

原配 002

古柳一景 049

煮火 138

下卷：今日黄花

二先生 224

腊腊 264

错玉 309

葱花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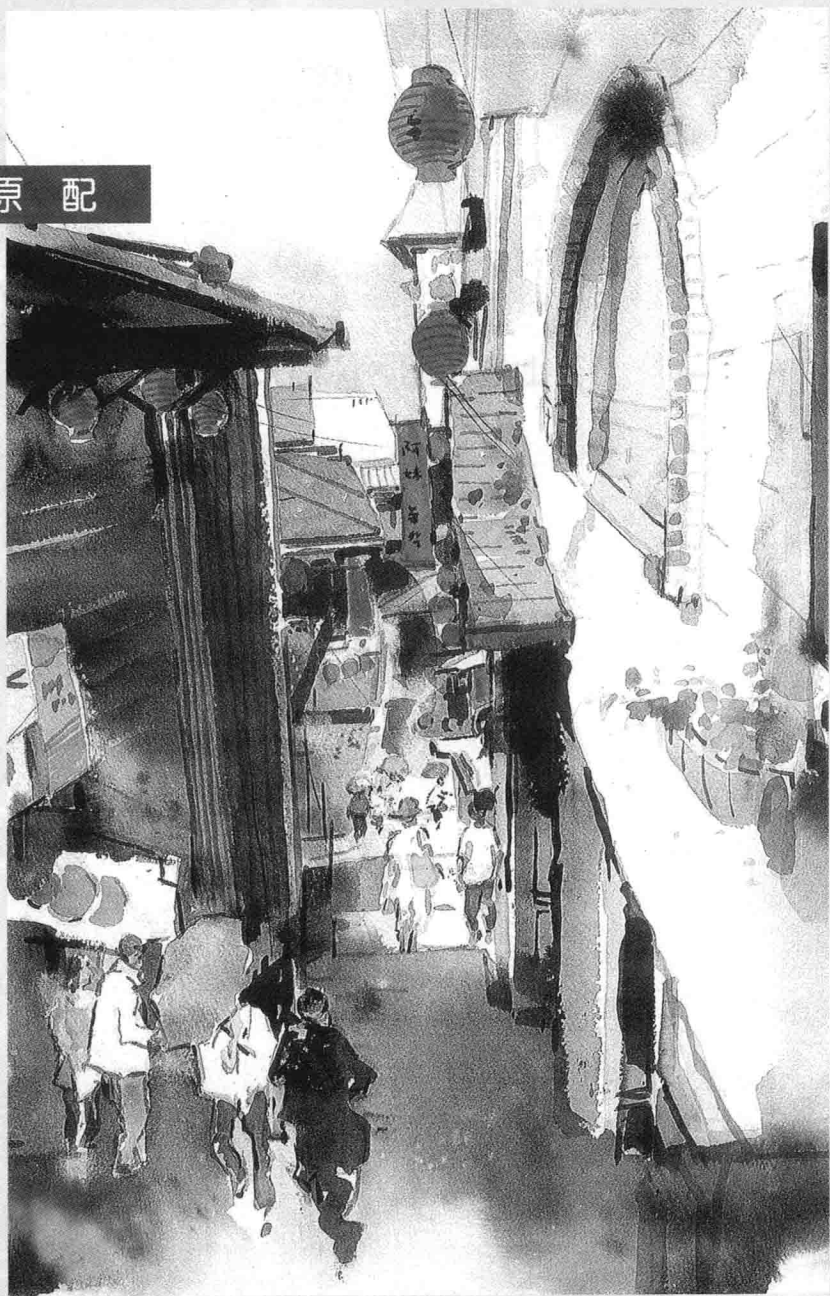
窝之迁 446

后记 508



上卷：旧时风情

原配



引 子

古柳镇原没有范姓，光绪年间来了一位做山地货的范老板。婆娘是从外面带来的，说一口软软的吴俚语，骂人，也是轻轻巧巧蛮好听的。这婆娘生了一个儿子后就没有再见她肚皮隆起过。

有了儿子，范老板便用一船茭白与盛园酱醋坊的盛老板换了河东南街一块河坡地，又从江西拖来两只木排，在那儿建起三间吊脚楼。楼下修上自家独用的码头，那码头不大，却很实用。三条货船可以同时上下货，不走街面就可以把货上到店堂里。三间店面宽宽敞敞做大宗现趸现卖的生意。楼上住房带客厅，临街镂花漏窗，客厅一端另修阳台，栏杆雕花。好不气派！

这是宣统皇帝把鼻涕抹在龙袍上，把尿撒在龙椅上的辰光。

民国后，省府派新国文教师到古柳镇创办学堂，推行新的教育体制。新来的先生姓范，由县里的督学陪他来上任。督学介绍说，你们大家喊他范老师。古柳镇人没那习惯，也嫌拗口，不如喊先生好听。督学说从今往后交学费上学。古柳镇人没有让孩子入学交学费的习惯，对新派也不能例外。督学晓得古柳镇人的规矩，他也是说归说，做归做，吃饭归吃饭。范先生没有督学的潇洒，他在这里除了教书还要吃饭的。没有薪水拿，自己便不好开伙，只得天天和

私塾先生一样挨家挨户吃派饭。一个祠堂屋里隔成两边，同一时辰，两位先生开始授课。穿长袍戴老花镜的摇头晃脑吟：“人之初，性本善”。穿短衣袖衫的站在课堂上高声朗读：“人手刀尺，日月山水”。那情景范先生看了，好有一比：形象是刀耕火种与挥锄开镰；那声调便是丑妇引颈和高山流水。范先生很觉无聊，便想月月搭范老板的货船去苏州。范老板每年只在春上带全家去趟木棧扫祖坟。两人谈到苏州，谈到木棧，谈到紫金庵、西山的风光，便觉话多起来，说到灵岩山下的范家村时，大家惊喜得差点儿相抱庆贺。原来两人还是很近的亲眷。排班辈，范先生比范老板大一辈；论年纪，范老板比范先生大两转（十二岁为一转）。两人谦让一阵后决定仍以老板、先生相称。

范老板又以一间一厢相赠，经媒人撮合，范先生在而立之年终于成家。女子叫馨子，年虽十五，生得倒是蛮大气的，文文静静，一脸聪明伶俐，也颇具几分颜色。做媒的说得好，不如范先生自己心里端倪，他说这女子的脸相是副好脸相。原先她也是富家千金，只因父亡后又遭家族争夺家产，迫使寡母孤女流落他乡。寡母再醮的起先还能让馨子到范先生手里授几天课。没想到，好人命薄，生母去世，继父再度续弦。新妇难容无根之叶，无奈何，馨子小小年纪便做了人妇。

又过数年，一场瘟疫卷走古柳镇百十口人命，其中二十三对夫妇中就有范老板家一对。范家年方十六的儿子狗儿和家产，由范老板临终前一起托嘱给范先生。

范先生受人之托，便和婆娘馨子一起搬到范老板家的楼上住，夫妻俩夜夜困在范老板夫妻困的红木大床上。

从此，范先生不再做孩儿王，将那精血蓬勃的一身英气都用在做生意上。无奈他做生意不得门槛，不是将钱让人套去，就是蚀本蚀得认不得家门。范先生长叹一声：“唉！命中不是捧这饭碗……”

于是，往日商贾如云的货棧很快冷落下去。

镇上人将他与先前的范老板区别，称他为掌柜。

两年后，便是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

1

“困！我要困她的，我要困得她挨刀的猪一样号叫！……我要困她的，困煞她的，这是迟早的事。我要像黄老五发气功，一只指头顶通三块城门砖……”范掌柜在楼上书房里，露着赤条条满是肋条的干瘪胸脯，用两只手左右不停地拍打，狂癫狂疯地嚎：“困！困煞她不解瘾。我要困翻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叫她们只想着我范先生，不想别的男人……对极了，世上所有雌性生灵都在心中想着我范先生，我范掌柜！哈哈，哈哈……玉皇大帝有什么好？他也不如我快活，他能困遍天宫的女人？你说，嫦娥风韵如何……”突然，他那双失神而又呆痴的眼睛看到窗外天空有只鸟，顿时开心地笑起来：“啊哈！那飞在前面的一定是雌的，是向着我而来的。我是金口玉言，好灵验。好哇！飞快些，不要理睬那雄的，太不像话……”鸟儿飞近了，他看是两只喜鹊。先到的那一只歇在对面那屋脊上。啊，它喳喳喳叫什么？对了，是向我报信。不，是向我报喜！报什么喜？是馨子回来了不成！不是这，我又有什么喜让它来报的。唔，唔唔唔……那只雄的太不知趣，行不正，则意乱也。……啊！你、你、你你，你这只雌的竟然敢把屁股高高翘起来？不行，不行！不行的哟！……唉！富贵生邪念，乐而思淫。罔淫于逸。罔淫于乐。我心爱的喜鹊啊，淫乃荡欲，溢而乱，坏其心，败其志，思淫则无大志也！这天下至圣至德的道理，你怎么不知道啊！

他忽然看到那只翘尾巴的喜鹊飞走了，高兴地拍起手来：“墨子有训，民淫僻而难治，君奢侈而难谏。你却能善纳我的忠言，想必来世定为圣贤……”

“来人，给先生装烟。”他兴致来了，大声地吆喝。

楼梯上下无动静。

“快来噻！先生肚皮里的烟虫要饿煞了。”他优哉地提了提嗓子，喊道。

屋里没人应，只有苍蝇在嗡嗡叫。

他想发作。

他抬起手，还没有拍下去，手掌就在半空中打住了顿。

他开始明白过来，这空荡荡三间楼房里是他一人已经独居了两年。既是独居，何来的人给他装烟、伺候？连夜壶也没有人来给他倒的。他瞥了一眼角落里那两只高高的红漆大马桶。这是范老板婆娘留下的，如今全盛满了他的大小便。今日清早的小解，他将一泡尿均匀撒在夜壶和两只马桶才了事的，还得缓缓地小心翼翼，稍猛一丁点儿，马桶里的货色就不那么老实，吵着闹着要翻出来。他得尽量少吃少喝，少去惹动那对红漆大马桶。应该说，他现在吃的喝的够少了，几天没有人送点吃的来，他就几天没东西下肚。自从馨子出走后，那灶上就没有掠过人的影子。“这辈子就不会烧灶头，更不会扒灰。”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望着那两只红漆大马桶，眉头微微一皱，心里道：只要自己把握好，半个月里不必再把狗儿的夜壶、馨子的马桶拿来用。他恨死这对狗男女，就是不将自己金贵的粪尿盛到他们的便器里去！宁可溢出来在楼板上淌。看你们怎么样。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开始好起来，愤愤道：其实我早就恨透那个小贱货了，当初要不是你们在里面凑乎，我就不会娶她的。罢了，人非圣贤，孰能无错……

他的眼光慢慢移过去，移到了客厅里，那儿摆着一只铜质水烟壶。看到这东西，他的心轻轻一拨，身子随之而站起，手臂向前伸去，似乎要去取那烟壶来吸一壶快活快活。蓦然，心中一个声音在骂：“淫乱！——”

他的神志一振，马上心平如镜了。

在古柳镇，吸烟用什么工具，是身份的一种体现。柳泉居里间

的茶客，人人都有一只与身份相匹配的铜质水烟壶。即便你没有，茶友之间相互赠送一只也未尝不可。范掌柜早年做先生买不起，他又不愿意说自己买不起而去接受别人的施舍。后来，他听到别人为此事在背后奚落他。他好生反感：抽水烟用铜壶算什么气派？穿长袍披马甲又能抖哪家威风！屁！你们这些表面斯文的狗男女。半夜撬人家门困人家女人，顶顶肮脏的混蛋一只。他故意扛他那支丈二的旱烟杆上柳泉居。吸起来要运动浑身解数，那等的工夫，那满屋的茶客谁见过？谁能有？看他的威风！如今，旱烟杆出足了威风，静静地躺在那儿。烟袋倒还亲亲密密与它偎得紧紧地，叫人看了心里酸水儿直冒。他过去取来，把烟杆先搁了，手再去握那烟袋，那五只指头饱满地精神抖擞，极富有欲望冲动地齐齐儿拢来，然后，狠狠朝中间一碰。倏然，全像抽了筋似的瘪下去，手背上的筋也像淌干了流汁而枯竭的水渠——烟袋完全是空空的。

这，并不能扑灭他眼中跳跃着的希望之火。他又将那活的生命注入十只指头。这十只指头顿时像饥饿的困兽似扑向烟袋，眼光像狼眼里射出来似的，死死盯住那翻开的烟袋，寻找着有可能残存的烟末。没有！一丝也没有了。殊不知，这烟袋已经被他不知翻过多少次，闻过多少回……十只指头终于沮丧地垂下来。他的绝望的眼神中渐渐凝聚起另一种复仇、敌气的气焰。他的头脑这一刻才清醒地发现自己以前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竟在憎恨馨子的同时又在享用着她做的烟袋，以及她临走前装满的那袋烟，使他美美地消受了很多的时日。这是多么可耻的行径呵！想到这里，他的手狠狠一拽，拽断了那根红绳子，烟袋离了烟杆，他愤怒地手一扬：“去你的吧！——”烟袋飞到了屋外，落在阳台栏杆边。

“好！你还赖着不肯走？好，我看你能等到那个小贱货来与你告别。告诉你，先生不是收破烂货的。不会给你们什么怜悯的……”他喋喋不休地骂着，渐渐地，他感到口干舌腻，肚子里好生难受，辨不清到底是饿的，还是没烟抽难受的反应，他又开始骂起来：

“小贱货！你上哪儿去啦。你这么狠心丢下先生不伺候是要遭天雷轰顶的，死后还要入地狱受惩罚……你要赶快回来，回来了我就对你既往不咎！我会困你的，会困得你快活的，困得你像挨刀的猪一样号叫！困得你下不了床，长翅膀也不想飞的……”

忽然，他竖起耳朵听着。他好像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他。

“范掌柜——”

是的，他听到了。是有人在喊他。

他高兴地一蹦而起：

“啊哈。有人送烟来了。啊哈！有人送饭来了。坐在家中，佳人送来美肴。不亦乐乎？君主也不过如此吧……”

他站起来转身朝楼梯口一步还没迈出，又赶紧把脚收回来。不成！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大丈夫无功不受禄。他又转身坐下，无奈那肚子里饥饿难挡，直到后来竟如两小儿比赛着拽他的心尖尖荡秋千，叫他好生难忍，坐卧不安……唉！大丈夫纵有凌云志，也耐不住腹中饥、身上寒啊！怎么办？但愿他能上来请我。

他偷偷瞥着楼梯口。

他希望那儿有动静。

他惊慌了，他渴望有人来啊！他的嘴里弄出了声音，声音越弄越大：

“天地茫茫，吾求索玄学为立本……”

恍惚中，他觉得楼梯下有人在喊他：“范掌柜，你在家吗？”

他想，不能这么急躁地答应，嘴里还是念着：

“……玄学，乃天地之学……”

那恍惚之中的声音在说：“既然他不在，我们就回去吧……”

这一刻，他慌了，全没了斯文，连连大声喊：

“谁找我的，我在呐！”

他冲下楼去，一直追到大门口。没有人。不，一定有人的。他好后悔啊！想想好不容易盼到有人来，却又走掉了。这一来，还不

知又是哪天哪月才会有人。想到这凄凉悲惨，他忍不住哭起来。哭得好伤心，痛不欲生啊！几十年的委屈和心酸混着眼泪、鼻涕、口水如流而注，嘴都来不及合上，歪斜地张着、颤抖着：

“世道变得太快了呀！你们这些没了良心的人啊，怎么来张张头就跑了呀！吊人的胃口也不是这种的吊法。缺德啊！这都是那个小贱人作的孽啊！……”

他突然跳起来，嚎着吼道：

“她要是回来，我一定要困她的。我要困得她像挨刀的猪一样号叫……”

2

午后，范掌柜的情绪渐渐恢复了正常。他又开始沉湎在他那“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学问之中。

楼下这回真的有人敲门了。敲门人敲半天都不见有回音，便自己进屋上楼来。

范掌柜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眉目，他好开心啊：

“哈哈，这就对啦。食、色性乃动物之本能，食烟火者则有情欲。唯仙家圣贤淡化凡俗，食、色皆抛，故而具有凡夫俗妇所不能之所为……”

他一怔，再一次把刚才的话细细咀嚼，终于品出其非凡的味道。他顿时狂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在楼上跳着喊着：“哈哈！我成功啦！成仙家啦。我是圣贤啦！食烟火情欲难灭者都要六道轮回，非修行苦练而不得脱胎换骨入天道。哈哈。我出娘胎就是仙家的根基。我没有那生情欲的卵泡，是天狗咬掉的，咬得好！咬掉了我的凡胎俗心，咬掉了我许许多多的烦恼！咬得我做了半个仙家。哈哈，我真荒唐，早就不是凡夫俗妇的泥胎肉身皮囊朽骨，偏偏自己还不知道，硬要在这里苦苦作践，多么愚蠢呵！……”

他那热烈激昂的身躯突然中邪似的萎缩下去，如火的目光可怕地暗淡下去。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楼梯口上来的女人和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小孩，他觉得是他们的到来而使他功亏一篑的，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起来：

“你是妖魔，你是邪恶，你是鬼怪，你破了我的法，你扰了我的心静，你赶快出去，不然，我要用猪血泼你，叫你现原形……”

说着，他扑了上来，吓得那孩子直把头朝年轻母亲的怀里钻。

年轻的母亲拦住他：“你疯啦！我是馨子……”她说，急忙放下孩子，张开那双娇美的胳膊抱住了他的两臂，急切切地说：

“我是馨子，你的婆娘馨子，回家来了。”

“谁？……馨子？我的婆娘馨子，我要困煞她的那个婆娘馨子？我的婆娘馨子回来了，是吗？我晓得你要回来的，早上喜鹊来报过喜的。哈哈，我说过，你是要回来的。你不会丢开我不管的……”范掌柜木然的精瘦的脸膛顿时油亮起来，越来越光亮，这光亮越聚越厚，慢慢注入两只枯涸的眼窝。他猛一把抓住对方的两只手，活赛逮住两块西施舌，拼命地揉捏，想让那两块活物在他的不断揉捏中溶化，滋润自己这双干瘪枯燥的手掌以告老返童。

“哎哟哟，捏疼我了。”馨子喊叫起来，使劲朝外抽。

她越喊，范掌柜的手掌夹得越紧。干脆，他抱了她，把她提了起来。

“啊！你、你别，别……”馨子害怕地叫起来，拼命挣脱。

他吻她，不解渴；他咬她，不解恨；他想一口吞下这久别重逢的婆娘。此刻的馨子不像温顺的妻子，完完全全是一只受伤了的羔羊被叼在狼的嘴里，任凭狼在吞食它之前玩弄。她的呻吟带着凄泣，叫人害怕。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他完全沉醉在正常雄性动物的某种宣泄时刻……

孩子看到这场景，害怕得哭叫起来，奶声奶气地嚎着：

“娘、娘——我要爸、我要爸……”

哭着就扑过来扯拉馨子。

馨子趁势挣脱，过来抱起孩子哄着：“乖乖，我的宝贝乖乖……”一边撸着自己被范掌柜弄乱的头发。见他仍呆怔着，凄楚地一笑，说：“是我不好，我不该逗你，惹你！……”说着，走到他的面前，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

“猫儿，你不是要自家的爸爸吗？他就是你自家的爸爸，快喊。”

猫儿胆怯地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盯着他，身子朝后退，往母亲的身后面躲。

“他还认生得很。”馨子说这话时，脸上的微笑是勉强堆起来的。

“是认生呐。我喜欢他，他是我的儿子？是的！当然是的。我喜欢他。他姓我的范，一个有教养的知书识礼人家的儿子。你说是不是？”

“当然是。”她望他时，用的依旧是那双漂亮的不失少女纯真情感的眼光，且怯生生地，分外有种让人怜悯的味道。

在这种眼光面前，范掌柜有些架不住自己，那修炼了很久的功夫，此刻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勾起了他体内的另一种东西开始蠕动膨胀。他开始有些神志恍惚，魂不守舍。锁喉不停地咽下一些莫名其妙地奔涌上来的唾液，寡淡寡淡的，从舌尖上滚过时有嗖嗖的感觉。但他还是咽了下去，用一种极欢快的情绪咽下去。这种欢快却没有多久，似乎没流到小腹下面就消失了，这使他很失望。他隐隐约约又感觉到过那儿，只是没有反应。是的，那儿永远不会再有反应的了，那儿永远是深山坳里的小小溪，深深地藏在密密的遮物深处，得不到外面世界的一缕阳光、一丝关照，悲凉凉、凄切切。

他下楼去。

他先在后面的码头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前面店堂里，稍息片刻便决定上街去。他要去的方便是谢省俭开的柳泉居茶馆。馨子看到她让他交给谢省俭的茶钱如今竟还在原地方，那是两年前她离家出走前一天包好留在困箱上的，这不能不使她感到吃惊，同时也意味着两年不交茶钱的范掌柜从今往后不能再进柳泉居吃茶。不

能到那个地方吃茶，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的又是什么呢？外界人不清爽，古柳镇人是明明白白的。进出柳泉居里间也是丈夫给着婆娘的荣耀，婆娘们是极不愿意让丈夫的轻率失去那种机缘的。一旦男人的脸色流露出意向，馨子要做的事就是从阳台上把那只烟袋找到，拍去灰，找着烟丝给它再度装满，然后接好那半截扯断的绳子，扣到烟杆上，递上：“带上烟！”

没有烟枪的男人，那还算男人？馨子总是这样想。

范掌柜看了看，想了想，笑了笑。又看了看，想了想，笑了笑，然后才点头说道：“搁我肩上。”

馨子掂起脚，把烟杆搁到他的肩上。

范掌柜挺了挺胸，然后像步兵出操似的“一二一，一二一”地走上了街。

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太阳也蛮好。在这季节，狗比人积极，主动得极有趣。在一个空地里，两条牛静静地躺着。公狗和母狗开始出现在牛的视角里，视角的反射条件极好，刺激得极到味。两条牛都被刺得站起来了，开始互相挑逗，雄牛展示它的应有尺度，母牛将风韵一泻而尽……范掌柜看了看牛的举止，然后说：

“今天是好日子，莫要辜负了。所有的生灵都是在与此相同的一个日子里获得生命的……太阳是个好东西。晒得人今夜不想合眼……”

他的情绪极好，继续迈着那种操练的步子向前走。

后面开始跟上一大群孩子。大家都跟着他，嘴里喊着：

“一二一、一二一……”

人人的步子都和他一样，肩上也扛着树枝什么的。活赛一支满清湘军，青石板上拖过“趿拉、趿拉……”的杂乱脚步，滚过幼稚天真的喊叫声。范掌柜回头看他们，做鬼脸逗他们笑。孩子们更乐，于是，笑声一片。街两边的人却不屑一顾，摇头晃脑，什么表情都有。范掌柜不管那些，他喜欢孩子们。孩子们使他想起了他那些几十年